

## 厉害角色杜十娘

一  
间  
红  
说

□闫红

小时候看电影《杜十娘》，在被潘虹扮演的杜十娘惊艳的同时，难免也要想：如果杜十娘一开始就告诉李甲她有那么多金银财宝，李甲还会出卖她吗？当然李甲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是，杜十娘既然都跟了他了，不是已经把他当成一个“好东西”了吗？就算对李甲失望，也用不着去死啊！那时候我虽然很小，却也知道钱财就是生路。

后来在《三言二拍》里看到原文，才发现，杜十娘才是厉害角色，李甲是个可怜虫，他生性软弱，却被强者选中，身不由己地往前走，没有勇气做一点抵抗。当同样强势的孙富出现，站在中间的他，就成了战争的最前沿，他并没有主动做过什么，不知怎的就成了为事件负责的那个人。

我们不妨先把这个故事捋捋。

李甲是万历年间的小小富家子。当时日本攻打朝鲜，大明王朝要抗日援朝，一时间经济吃紧，户部就想出了纳粟入监的主意，让有钱人家捐点钱，子弟就能进入国子监读书。地方上的有钱人纷纷将娃送到京城里来——跟现在花钱留学差不多——有的年轻人离开父母后就开始胡闹，像李甲，便一步从国子监跨进了烟花巷。

不过他的沉迷也情有可原，他沉迷的对象是京城脂粉队里的头牌杜十娘。

这杜十娘色艺双绝，“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。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”，李甲也是在劫难逃。只是，当他渐渐花光了口袋里的钱，老鸨开始不待见他了。

老鸨对杜十娘说，人家养个闺女是摇钱树，我养个闺女倒是个退钱白虎。他不滚蛋是吧？你去跟他说，有本事出几两银子给我，我把你交给他，我自己再买个姑娘赚钱。

杜十娘拿住了这话头，问她是否当真。老鸨估摸着李甲已是两手空空，干脆随口出个价钱，想为难他一下，经过杜十娘的讨价还价，这个数字从一千两银子变成三百。老鸨肯打三折，也是谅那穷鬼出不起。

看到这一段时，我们很容易被作者带到沟里，替李甲想他从哪里能弄到这么一笔钱？杜十娘应该有办法吧？却忘了，杜十娘和老鸨说这一番话时，李甲并没有在旁边——你俩说的有来有去的，有没有问问他的意见？

等李甲回来，听了杜十娘的转述，果然有些为难，但不敢拒绝。杜十娘叫他去亲戚那里借钱。他明知道亲戚们不会借给他，还是一家家地登门，吃了许多瘪。他没脸回杜十娘那里，到同学柳遇春的住处借宿。

柳遇春听了，完全不能相信，杜十娘这样的花魁头牌，身价岂只三百两？他觉得这是老鸨和杜十娘看李甲没钱，联手做局，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地捉弄他，不过是想把他撵走罢了。

李甲心中动摇，半信半疑。但这个时候，杜十娘还是比柳遇春对他更有控制力，他依然到处有当无地借钱。正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杜十娘派家里的小厮把他捉了去。听说李甲一无所获，就拿出一百五十两银子给他，说这是自己攒的私房钱，他只要再借一百五十两银子即可。

李甲的惊喜自不待言，更惊奇的还有柳遇春，风尘之中，竟有这样的性情之人，完全颠覆

了他的认知。柳遇春本身也很性情，一激动就对李甲说，那一百五十两银子，我去帮你借。

就这样，两下里凑足了给老鸨的三百两银子。杜十娘与柳遇春都很高兴，李甲却陷入了迷茫中：他往何处去？

他家里是有老婆的，他老爸也很严厉，娶一个妓女回家，那场景真是很难想象啊。不回家吧，他又没钱了。好在杜十娘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，说他们可以先去旅旅游。李甲暂且宽心，但还是不敢想象未来。这一切，他都没勇气对杜十娘说出来，只是默默焦虑着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李甲遇上了孙富。孙富觊觎杜十娘的美貌，又窥到李甲的不安。他三言两语说到李甲的心坎上，让李甲承认，带杜十娘回家是不智的，也是没有未来的。然后，孙富说，他愿意帮李甲的忙，接过杜十娘这个烫手的山芋，另外再给他一千两银子。

李甲感激不尽，回去就跟杜十娘说了。杜十娘非常淡定，要李甲赶紧答应人家，并且亲自点数了那一千两身价银子，出现在孙富面前。

小说里写，她当着李甲孙富的面，打开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描金匣子，里面都是抽屉。她拉开一层，里面是翠羽明珠，瑶簪宝珥，约值数百金，杜十娘扔到水里，围观群众一阵惊呼；她又拉开一层，里面是玉箫金管古玉紫金玩器等等，约值数千金，她又给扔水里了，围观群众发出轰鸣般的惋惜之声；最后杜十娘拿出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各种夜明珠祖母绿灯宝石，无法计价。这时候，李甲才感到后悔，抱着杜十娘大哭。但为时已晚，杜十娘与那百宝箱一起投入大江。

如果李甲早就知道杜十娘这么有实力，他还会压力吗？应该没有。杜十娘也说了，她想凭着这些财宝打动李甲的父母。但她不想让李甲一开始就知道内情，就像某些富二代，装成穷人，是想要一份真感情。“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”，如果实在没有怎么办，就假装某个人是。不但自己假装，还要逼着对方假装。那么，她就需要选择一个容易控制的人，而李甲，貌似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所以她一开始明知道李甲借不到钱，还要他去为自己借钱赎身，不过是想借此试探他的诚意，让他为自己吃点苦头。发现他实在无能为力之后，她降低考验等级，要他借到一百五十两银子即可。谁想天上掉下个柳遇春来，提前终结了这场考验。不过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即使没有柳遇春施以援手，杜十娘也有办法完成对李甲的验收。

一路上，她不断拿出钱来，却并不向李甲透露底细，不过是因为，她并不相信李甲的感情，却认为他是可以控制的，是“找个老实人嫁了吧”说的那个老实人。她心里很笃定。

但她所不知道的是，老实人容易被控制不假，但他容易被你控制，也容易被他人控制。当李甲听到孙富的主意，心有所动时，杜十娘就已经失败了。她没法再对自己假装遇到良人，心高气傲如她，也只能去死了。

真的很难说是李甲误了杜十娘，还是杜十娘误了李甲。这也许，更多的，是一个强者与弱者互相伤害的故事。

(本文作者为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。)

□孙道荣

村里识字的人不多。他们说话，喜欢直来直去，又带着浓重的乡音，显得很土气。但他们也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修辞。最擅长的，是打比方。一个事情，说不清楚，又找不出更恰当的词，他们就打比方。

比方说一个人瘦。他们不会瘦削这个词，更不懂成语瘦骨嶙峋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打比方。说一个人瘦，瘦得跟麻秆一样。麻秆是我们乡下常见的植物，秆子又高又细，连枝叶也是细细长长的。风一吹，就东倒西歪，站立不稳。那时候人大多都瘦，但能瘦得跟麻秆一样，那是真瘦，瘦得人心疼。但即使麻秆，也有高矮，也分胖瘦。我们家邻居小黑子，在我们这群孩子中，个子最高，也最瘦，村里的奶奶们就说他是麻秆王。我们看到小黑子，就像看到最高的麻秆在走路，我们在地里看到的最高的那个麻秆，就像黄昏的时候总在村头张望的小黑子，他在等着爹娘收工回家。

比方说一个人笨。村东头的人喜欢说，笨得跟猪一样。村东是丘陵，荒坡，他们不养猪，养牛和羊，他们觉得猪是笨的；村西头的人却不这么说，他们家家养猪，养了猪你才发现，猪其实一点也不笨啊。他们也不觉得羊和牛笨，那怎么打比方呢？村西头临水，水里有一种鱼，大名叫沙塘鳢，总喜欢呆在水边，还一点警觉性没有，很容易被人捉住，当地的人都喊它“呆子鱼”。我们村西头的人说一个人笨，就说他笨得跟呆子鱼一样。

我们村里的人，总是拿他们最熟悉的事物来打比方。还有什么能比庄稼更熟悉的吗？因而，我的乡亲们，最喜欢拿庄稼来打比方。

麦子是我们那儿最常见的庄稼。说一个人小心眼，村民们会说，心眼小得麦芒都穿不过去。又觉得这个比方怪对不住麦子的，赶紧补救一下：说一个心细，也用麦芒，心细得跟麦芒一样。村西头是一大片水稻田，稻米是我们的主粮，我们都无比热爱水稻，夸一个人成熟，稳重、谦逊，我们就说他跟八月的水稻一样，稻穗熟了，才低着头，没有架子。谁家的孩子不争气了，水稻田里也有现成的拿来打比方，我们不骂他败家子，只需喊一声，你这个稗子。被斥责的人，顿时蔫了。稗子长得像水稻，但却是稻田里最讨厌的杂草。谁愿意做一棵稗子啊？

我们村里的人，夸一个小姑娘长得水灵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就说她长得跟西红柿一样。夸小伙子力气大，废话不多，干活又肯卖力，就说他跟山药蛋一样。山药蛋是我们那儿的土话，说的是马铃薯。那可是饥荒岁月，活命的粮食。山药蛋耐活，一窝一窝的，又大又圆，看了就让人心生欢喜。对调皮的小孩子，我们喊他小猴子，或者小牛犊，都是我们喜欢的小动物；对令人尊敬的老人，我们就喊他老南瓜。老南瓜的皮皱巴巴的，样子沧桑，到了冬天，家家户户都会在房梁下挂几个大大的老南瓜，老南瓜放的时间越长，口感就越糯，滋味就越甜，像极了我们村里的老寿星们。

生活越过越好了，我们就说像芝麻一样，一节比一节高，一天比一天好。日子甜了，我们就说像吃了个大西瓜，甜到了心底；日子苦一点，我们也不怕，再苦，不过跟苦瓜一样吧。看到天上的白云，那是真白啊，真柔啊，真美啊，我们就说它是开在天上的棉花。如果是乌云，带来了风，带来了雨，我们也喜欢，我们就说跟捅了马蜂窝一样，黑压压一片；如果接着是倾盆大雨，我们就说天跟漏了一样。

如果你来到了我的家乡，如果你走到田间地头与乡亲们聊天，你未必能听得懂我的家乡土话，没关系，只要乡亲们是拿任何一个庄稼来给你打比方，那一定是认可了你，夸你，赞美你呢。他们不善言辞，找不出适合的优美的词汇，他们就朴素地用他们最热爱的庄稼，来表达他们的情感。

小时候，我愿意是一棵地里的庄稼；现在回乡，我仍然愿意是乡亲们口中的山药蛋，或者老南瓜。

(本文作者现任职于萧山日报社。)